翠袖乾坤

余似心

85歲人生快樂高峰

國際蓋洛普一項調查得出令人意外的報告：活到八十五歲是人生快樂的高峰！

該調查訪問了三十四萬名年齡由十八至八十五歲的人士，結果發現兒童和青少年活得相當愉快，不過快樂指數隨年齡的增長而遞減，人到中年的一群最為悲觀；但到五十歲後，又逐漸顯得快樂，而且呈U形反彈，越老越快樂，最愉快的一群竟是八十五歲的老人家！這一調查報告，令人充滿了希望，原來往後的心境將會較今天更好，那麼，不用怕老啊！

孔子的《論語為政》中，只說到人生七十歲的境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古人較今人短壽，但至七十之年已有活得自由自在，從心所欲又不違天意與法理的心境。八十與九十之年，豈非到達與自然合一，圓融無礙，任心瀟灑，怡然自得的心態？這就是人到無求，所以快樂了！難怪現代人越來越長壽，上百歲的人越來越多，心理質素好，自然身心健康。

對於年老，年輕一代只會想到衰弱退化，其實這變化只是外表的皮囊，不是內在的心理。當然能有良好和愉快的心境，健康的身體是基本的條件，這個健康，是指沒有嚴重疾病。事實上，人到中年，已意識到身體狀態大不如前，年紀越長，也越能接受機能退化的事實，所以才會越老越樂。

三十至五十歲的一群最為苦悶，這也可以理解的，他們要面對成家立業、照顧孩子、社會競爭等等壓力。而老人，已毋須面對這種種壓力，而且因為年事已高，時光倒數，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所以對於繁瑣事，就不去計較了。

我想消沉的中年人在擁有壯年的身體之時，除要好好保持健康外，還應多接觸身邊的老人，學習他們如何做到放下、珍惜、自在的心境，然後提早擁有八、九十歲人的悠然自得，這就太理想了！

跳出框框

蒙妮卡

看禁書

驚聞台灣小說家郭良蕙月前逝世，她的死訊，惹起無限童年回憶。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廣州來港與父親團聚，家住英皇道商務印書館附近。因喜歡看小人書（連環圖，即漫畫），經常往書店找書看。可惜店裡全是紅彤彤的《毛選》，還有一、兩本《紅岩》、《林海雪原》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源極之貧乏。至於小人漫畫書？乏善可陳。

父親也喜歡看書，床頭櫃放滿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偶爾翻閱，小學生看不懂。某日發現父親的枕頭下露出一書角，抽出一看，是當時的黃色雜誌《藍皮書》（非全「黃」，也有國際新聞時事），覺得很有趣，索性躺在父親床上偷偷看。內容一知半解，總之有書看，聊勝於無。

香港當年流行「三毫子小說」，如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和依達的《蒙妮坦日記》等；無須徵求父親意見，他肯定不准看。

終於被父親抓住偷看《藍皮書》。他沒罵，翌日遞給我一本書說，「台灣的小說，壞不到哪裡。」此書正是郭良蕙的《心鎖》。

父親顯然沒看過《心鎖》就給我了。書中有性愛描述，故事涉及亂倫；台灣將之列作禁書，香港盜印。我當然看得似懂非懂。由看小人書「提昇」到看禁書，就像小學生不自量力跳班至高中，看得吃力，也難忘；一下子像長大了。

因為郭良蕙，也因為父親那一句「台灣的小說，壞不到哪裡。」從此愛上看台灣的書。李敖《傳統下的獨白》、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三毛《哭泣的駱駝》，還有一位鮮為人知的作家名馮馮，他的小說《微曦四部曲》陪伴我整個初中。

每年香港書展逼得水洩不通，書多，讀者多，可喜。回想當年缺書的日子，不再復返。

■郭良蕙的《心鎖》。 網上圖片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金庸想像袁崇煥

有讀者要我寫一篇文，證明金庸筆下說袁崇煥講粗口一事，並無任何可靠證據。事緣又有胡塗蟲不斷重複抄作，指明末守邊名將袁崇煥督師經常講「三字經」，我指出那是一幫混人看金庸的文章而不用心，先起誤會，再散播謠言。此君還說金庸讀書多，理應言必有據云云。這實在行外人的誤解，不知道潘國森是中國十幾億人當中，找出修訂二版《金庸小說集》出錯最多的第一人。此說並無誇張，小查詩人可以做證。

我改了稱呼是因為吳宏一教授指出金庸的詩詞寫得不錯。金庸的祖宗查慎行是清初大詩人，宮中的太監稱他為「老查」。金庸既是詩人，又是「老查」的後人，只能是「小查」了。我稱呼金庸為「小查詩人」，就不怕江湖上有人罵我「阿諛」，而且有吳老師做後盾，吳老師說「小查」的詩可以，誰有本事抬槓？

言歸正傳。小查詩人在《袁崇煥評傳》白紙黑字這麼寫：「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煥在這段時期中，『×他媽』的廣東三字經不知罵了幾千百句。他是進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這種事情，不罵三字經何以泄心中之憤？或許高第不敢見他的面，否則被他飽以老拳、毆打上司的事都可能發生。」

既然只是小查詩人的「想像」和推測「可能」如此這般，當然不能接納為「呈堂證供」。小查詩人為甚麼會這樣「想像」呢？原來是受了童年見聞影響。《袁崇煥評傳》有謂：「淞滬之戰時，十九路軍廣東兵守上海，抗禦日軍侵略，當時『×他媽，頂硬上』的廣東三字經，在江南一帶贏得了人民的熱烈崇敬。因為大家都說：廣東兵一罵『×他媽！』就挺槍衝鋒，向日軍殺去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蔡廷鍇將軍率領的十九路軍守衛上海，堅守個多月才撤離防線，就是小查詩人所講著名的淞滬之戰，當時小查詩人虛齡九。蔡將軍是廣東羅定人，十九路軍由民初的粵軍輾轉改編而成，官兵大多是廣東人。因此，小查詩人掌握的全部「證據」，就只有他小時候讀報或從長輩處聽來十九路軍上陣殺敵時經常罵「三字經」來激勵士氣。

我們廣東人罵粗口的花樣之多，肯定在全中國是名列前茅。但是按香港人習慣了的普通法精神，叫作「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沒有證據證明袁公經常罵「三字經」，只能當他沒有。今天幾千萬廣東人，總有一部分人終其一生從不罵「三字經」。

而且小查詩人跟袁公素未謀面，憑甚麼說袁公的性格如何？硬說袁公罵了三字經，亦是一樁冤獄。

不過，小查詩人只是想像，甚麼大學教師胡說袁公常講「三字經」，可以借用《射鵰英雄傳》女主角黃蓉，批評柯鎮惡的一番話：「這人眼睛瞎了，嘴裡舌頭卻沒爛掉。他真相瞧不見，胡言亂語卻是會說的。」希望拙文一出，香港的大學教師、中學教師莫再順口開河，莫再誤人子弟！

百家廊

王大慶

車禍猛於虎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手機突然響起，顯示姓名是兒媳，不禁有些詫異，因為生活在外地的兒媳從來沒有和我通過電話，一定是出了甚麼大事了。果不其然，兒媳在電話裡哭着說，兒子出車禍了，腿子、膀子都骨折，現在在醫院準備做手術，讓我們馬上過去。

我接電話時，妻子也在旁，聽到兒子出了車禍，隨即癱倒在地。我雖然神經高度緊張，但還算沉得住氣，趕緊先安撫妻子，說只是腿子、膀子骨折，無性命之憂，現在籌錢過去照應兒子是大事。妻子緩過神來，馬上翻箱倒櫃找存折。我則打電話給小妹，讓她來照料幾天年近九旬的父母。

打的近100公里，終於來到兒子所在城市的人民醫院，找到骨科病房，看到走廊裡放滿了病床，兒子也在其中，此時正在掛水。還好，神志還清醒。兒媳說，兒子是中午上班途中騎電動車碰上汽車出的車禍。我連忙問責任在誰。兒媳說，交警已讓她看了監控錄像，道口紅燈亮起，前面的汽車已剎車，兒子騎的電動車車速太快，雖然急剎車，但已為時過晚，加上慣性，一頭撞上了前面已剎車的汽車，自己從電動車上翻了下來，而這時旁邊一輛拖拉機緊挨着他急駛而過，幸好摔下來沒有讓拖拉機碰到，不然可真就惹上大麻煩了。接着還要對撞上的汽車剎車性能做鑒定，但從監控錄像看，顯然電動車追尾了。

聽完兒媳的陳述，我無話可說。兒子當時從網上買了這輛電動車我就有些害怕，這哪是電動車？車身比摩托車還大，還霸氣，兩個車把手就像公牛的兩個彎角，最高時速在60公里。我讓兒子把這超標的電動車退了，可兒子就是不聽，說騎這樣的電動車才過癮，坐在上面像個勇士一樣。事實上，兒子騎這種電動車已摔過一次，只是未受傷因而也就未接受教訓，這次教訓可大了，不但自己挨疼痛要花費幾萬元醫藥費，還辭去了跳槽後剛找到的滿意工作。這腿部斷骨處要裝上兩塊鋼板，休養一年後才能去鋼板，不辭職老闆能等你嗎？

兒子心裡很痛苦，眼淚不知不覺流了下來。我說錢不要愁，我們帶來了，我們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保證你動手術和以後生活。工作也不要愁，等傷養好了再找。只要你能接受教訓，以後堅決不開這種超標車，走路、騎車、開車嚴格按交通規則，平平安安，我們就知足了。

手術後兒子終於進了病房。同病房的其他三個病人都是車禍，一個是手臂斷了，一個是頸椎斷了，還有一個是股骨碎裂，都傷得不輕。無獨有偶，除了一位是開摩托車被貨車刮倒的外，另外兩個都是開電動車不慎摔傷的。照料兒子之餘，我們又到其他病房轉了下，了解到在這裡住院的90%都是車禍造成，而且絕大部分都是違規騎電動車引起的車禍或被電動車撞傷的。護士長告訴我，說她們這個骨科是蘇北地區最大的，共有100多張床位，但還是供不應求，每天都有車禍傷骨者送來，傷者最多時走廊安排不下，只好安排到外面大廳裡。

真是車禍猛於虎。隨着時代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應運而生。電動自行車便是其中一種。電動自行車曾以其價廉、便捷、環保的功能優勢，受到城市中低收入階層青睞。縱觀各大中小城市，騎電動自行車的不計其數。電動自行車是一種助力交通工具，根據國家通用標準和相關規定，電動自行車歸屬非機動車管理範疇，設計車速不大於20公里/小時，整車重量不大於40公斤。可實際上很少有人遵守標準和規定。先談廠商，生產的電動自行車大多超標，通常在出廠的時候，車子的時速都是符合標準的，在20公里以內，而經銷商在銷售的時候，則會根據要求拔掉限速線，或讓消費者自己拔掉限速線，這樣即使是符合國標的電動車時速也能達到45公里左右，一些小廠出產的電動車甚至能達到時速50公里到60公里。對此，經銷商表現出一臉無辜，認為是廠家生產的電動自行車可以拔掉限速線甚至可以調速，他們若不生產，賣的就不可能動手腳了。現談車主，大多數都不願遵守走非機動車道的規定，而是與摩托車、汽車一起進入機動車道，亂行亂拐，這就難免不出事故。難怪人們常說，步行時怕的是電動自行車，開車時怕的也是電動自行車，因為它神出鬼沒，人行道、非機動車道、機動車道隨時隨地出現，穿行於人流車流之中，隨意闖紅燈，撞你沒商量，鑽的就是法律的空子。據新浪網的一項報道稱，近年來全國七成車禍都涉及電動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已成為頭號馬路殺手。

誠然，隨着交通車輛的增多，交通事故的發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交通事故也有區別，一種是自然災害或飛來橫禍導致的，這就防不勝防。另一種則是原本就可以人為避免但又因為人為因素造成的，如：產銷不合格車、酒後駕駛、違反交通規則等。所以個人交通安全素質和意識的提高是避免車禍發生的最好解決方法。電動自行車作為自行車的升級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但現在出現了許多超時速的超標車，我認為是部門管理的問題，不合格產品沒有嚴格禁止，造成目前的局面。如果因為不好管就不管，那出台甚麼規定都沒用。因此解決電動自行車安全問題，除了提高車主的交通安全意識外，則應該是花大力氣治理超標車！

■電動自行車存在安全隱患。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不是同志之愛

阿爆有隻不屬於他本人的腳，那是在一次堂口黑道講數失和雙方「互片」中，被對方劈中右腿大動脈，入院急救中，醫院醫生好心找到一隻另一個殘廢者之義肢，也是右腳，對方急症死亡，醫生便自作主張把這隻「他人義腿」為阿爆接上。此後阿爆行動自如，可是心理上總覺該「他人之腿」沒有感覺，打之不痛，用力掐扯也沒反應，行路總偏向右面，他說，「行動雖自由，但似條廢腿總之不好受」。

怎知同黨另外一幫字頭有位兄弟由仔也遭遇相同，左腿遇襲作廢了，醫院代接一剛逝世死人之左肢，竟和阿爆一樣能行走，卻沒知覺，走路老是偏向左邊。一次偶然和阿爆同行，兩個人四條腿卻十分合拍，他們都稱這是奇事。

醫院院醫細查，原來阿爆和阿由仔之腳出自同一死人截出來，分植給兩個人，各有所用，阿爆說難怪兩個人之腳跟位各有一個紋身，一隻紋「右」字，一隻紋「左」字，一組腳附上真人之身，可說奇緣巧合，二人從此結拜成為「左右腳兄弟」。

由於二人行走不太靈活，幫中「劈友」出戰，大佬就老叫他們二人殿後，只做運兵器，二人因此得長命，都能六十五歲後才病逝。而兩人的家人互相同意在聯合墳場同葬一個穴位，兩個碑刻上「阿爆」「阿由」兩個名字，二人同是男人又非男女同穴合葬，有些人看了此「兩公」同穴之墳，還誤會是上一代前輩有人同性戀而合葬，誰知只有他們兩家人才知道內裡另有文章？

上述這一單兩男同穴之事，乃一黑幫「和」字頭師爸輩老字頭大佬告知，他說此一「假同性戀合葬」之墳穴，如今仍在澳門橫琴島，如有人偶然發現不妨拜拜，但要說明是敬重前輩而不是時髦的崇尚「同志之愛」。

思旋天地

思旋

奶粉風波

地球愈趨一體化的今天，哪個地方有感冒，影響全球各地都受災禍。無論是經濟抑或是民生，相互牽制，互為影響。

近日，新西蘭恒天然集團乳製品受肉毒桿菌污染事件影響，日有擴大。內地家長曾因對本國出品奶粉品質欠信心，而事實亦因確有出現問題奶粉久不久鬧出風波，因而內地家長在條件可能下，都往香港採購外國奶粉。致令香港當局下令限帶事宜。雖則如此，料不到香港觸覺靈敏的商人卻滿懷信心，重點銷售奶粉的藥房卻在香港遍地開舖，就我所見，近季以來，尖沙咀東部區區一個小社區便開了十數間藥房。我以為競爭一定激烈，生意難做呀。卻原來，在假期路過該區時，幾乎每間都是門庭若市。

而今外國奶粉也出現問題，回收麻煩是事小，萬一看漏了眼，寶貝飲下了問題奶粉出了問題，可真是心疼肉痛的呀！世上最寶貴的是生命，人世間最心愛的是自己的寶貝，千萬不能出事。出於信心問題，對香港當局的監管工作，內地家長依然是對港商良心投下信任一票。事實上，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第一時間便站出來，不時透過傳媒向公眾發報消息，以增透明度，好讓家長及消費者放心，並表示會加強抽查各種奶粉，以確保奶粉不含肉毒桿菌，確保安全。正如同內地當局一樣停止相關產品頒許可證。不過，仍要小心的是「水貨」奶粉的存在。進口奶粉檢查要加強，但對販賣奶粉也要檢查防水貨害人。回收有問題水貨及如何處理問題奶粉，當局同樣不可忽視。據聞在深圳，「奶媽」行業吃香，人奶是否最健康呢？未必。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莫作「隨便黨」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末編．死》中說過：「（對於死）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是這隨便黨裡的一個。」

不過最近在網絡上，有一個「非隨便黨」人很是引人注目，即在AndroidPit網站上自稱「八十後的我」。這位「八十後」說：「現在我要是出門不帶手機就像沒穿衣服一樣。我突然意識到，曾經每天都會使用的東西已經被手機取代。」

具體說來，「八十後的我」「突然意識到」已「死亡」的東西包括：鬧鐘——「忘記上鬧鐘或是電池沒電造成我高中時期無數次遲到」；座機——「還記得在電話旁走來走去只為等到某個人電話的時光嗎？」；日曆——「在我成長的歲月中，貼在冰箱上的日曆是家中的必備品」；計算器——「整個高中時期和我上大學的前兩年，我都帶着計算器」；食譜——「我曾經熱衷於收集食譜，但現在網絡上已經有各種菜譜了」，等等。

小狸以為，這個「八十後」的確不同於上世紀的「隨便黨人」魯迅先生，他對於「死」雖非很敏感，但尚有「突然意識到」之悟，應該說，他比同時代的許多魯迅先生「同黨」還是敏感許多，覺悟許多，但這種對「智能改變生活」略勝一籌的感悟究竟有何價值呢？

《禮記．中庸》有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即不論做甚麼事，事先有準備，就能收穫成功，不然就會失敗。做一件事尚且如此，何況是在一個新事物大量誕生、舊事物飛速死亡的交替時代中？

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有許多熠熠閃耀的「非隨便黨人」，比如馬雲和馬化騰們，他們清楚地知道甚麼將生、甚麼將死，所以總能搶先佔領市場和資源，甚至跨行業威脅那些後知後覺的壟斷大佬們。而諸如電信銀行等昔日巨鱷，越看越像魯迅先生的同黨，對「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其結果，必是某一日突然發現已無力回天——就好像微信對傳統短信的致命衝擊。

當然，如雙馬一般對「生死」超級敏感的人並不是大多數，但就算我等凡夫俗子，其實亦可在自己的生活範圍內盡可能清醒一些——我們雖然不能提前把握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的脈搏，但我們至少可以積極接觸和學習更先進的事物，把我們的小生活變得更方便更環保。

而習慣了不做「隨便黨」後，而習慣了保持一顆敏感之心後，誰又能保證你就不是第三匹馬呢？